



我們的身體即是知識的顯現

殘疾認識論

撰文·攝影／吳虹霏

我親愛的朋友，你的愛是對活著的堅持，你的愛總是開放，你的愛展現豐盛並指引了通道，你的愛宣稱破碎的美麗是超越有用身體霸權的自由之處，你的愛撼動了典範，你的愛能觸及植物，你的愛讓一個新的世界成為可能，在沒任何人為我們寫下歷史時，你的愛記下一切。
——《一個關於床的去殖民女性認識論》（A Decolonial Feminist Epistemology of the Bed）

繼上一篇的書寫嘗試透過休息，展開非線性、異質與液態的時間想像，此篇的開頭邀請讀者再次落地，返回我們睡夢與休息的居所，讓我們歪斜躺臥的身體在床單生出皺褶，請留心這個收納所有肉身感受的容器——我們的身體，那些疲倦、病痛、歡愉、脆弱、慾望種種的情感智慧，總在這孤島般的床上世界誠實顯現。

達菴·康馬雷克（Tala Khanmalek）與海蒂·安德烈雅·瑞斯特烈波·羅德茲（Heidi Andrea Restrepo Rhodes）兩位拉丁與伊朗裔作家合著的《一個關於床的去殖民女性認識論》是一篇關於殘疾酷兒（SDQ: sick and



卡洛琳·拉札德作品於2022年威尼斯雙年展「夢的乳汁」軍火庫主展區展場一景



瓜達盧佩·馬拉維拉的雕塑系列「疾病發射器」於2023年光州雙年展「柔弱似水」光州雙年展展廳展場一景



茱蒂斯·霍夫的羊群雕塑於2022年蓋爾迪納雙年展（Biennale Gherdèina）展場一景

disabled queer) 的動人字典集。與其說是字典，或許更像詩句與書信，包含模糊 (Blur)、慢性 (Chronic)、孤絕 (Isolation)、玩興 (Playfulness)、記憶 (Memory) 等共十六個詞彙的知識建立，乃奠定於兩位作者的生命情境，超越並縫合個人與政治、私密與公眾的劃分。兩人強調此字典除了打破線性閱讀以做為對父權與種族主義的擾動，更是展現其核心的殘疾時間觀——正因被疾病纏繞，不同、多元的生命形式才得以成為可能。

殘疾時間

一天的時序，應該是為了了解

我們身體的脆弱是帶有某種建設性的，是我們的脆弱讓我們獲得敏感度、具觀察力，並成為如此不同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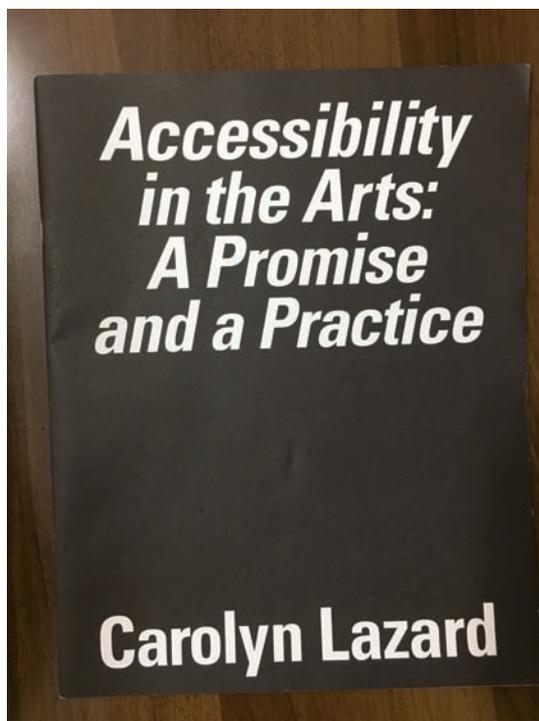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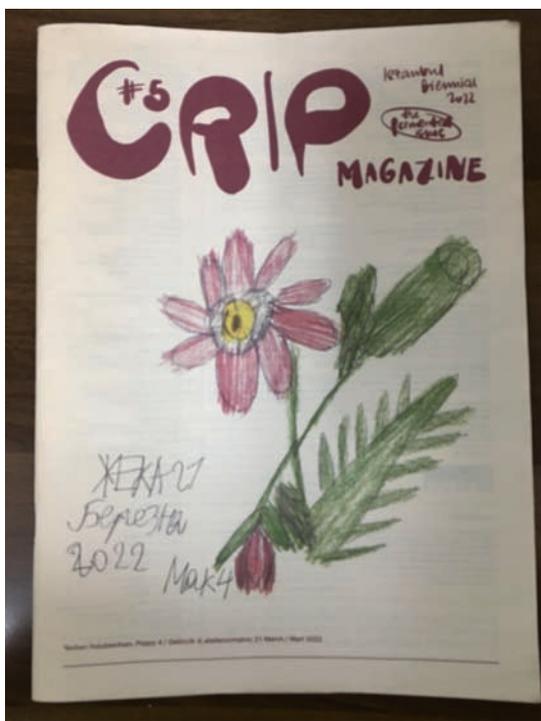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「殘疾時間」展覽論述

2021年年底於法蘭克福現代美術館 (MUSEUM^{MMK}FÜR MODERNE KUNST) 推出的「殘疾時間」展覽可說是近期將殘疾時間 (Crip Time) 概念集大成的機構展覽，集結四十餘位藝術家的作品，邀請觀眾重新思考個體獨立的概念，想像一個互相依賴的新社會關係——此關係是建立在共有的需求上，而非持續不斷的能力。

美國藝術家卡洛琳·拉札德 (Carolyn Lazard) 2018年作

的〈殘疾時間〉將琳瑯滿目的各色藥丸依序裝入七個分成早、中、晚三時段的藥盒，十分鐘從空裝到滿的影片長度，濃縮了身為慢性病患者一週的時間光景。拉札德去年在威尼斯雙年展的展出則轉以長期臥床的視野，重塑對家居空間與物品的奇幻關係想像：水槽成為電視，藝術家在病床上以筆電連網、工作，牆上量測時間的漏斗裝的卻是非裔族群於工業場所吸入的毒塵。

茱蒂斯·霍夫 (Judith Hopf) 擅長透過日常材質顯現隱藏的社會意涵，其著名的羊群雕塑以水泥灌入紙箱，再接上細長的鋼條與卡通圖畫般的面部表情，堅固的材質與看似跛腳、羊



做為2022年伊斯坦堡雙年展參展者之一的刊物《Crip Magazine》
右。卡洛琳·拉札德編輯的《無障礙的藝術：承諾與實踐》

隻溫馴的脆弱性的衝突，也揭示個體之間互相依賴而生的力量。展覽中最精采的要屬其作於2006年的早期錄像作品〈醫院骨頭舞〉，各個無名的病患與傷者在醫院長廊中舞蹈，道出醫院無法分門別類治療的各種病痛，在搖搖欲墜即將崩毀的生命面前，受苦卻難言的人們跳著荒謬之舞，共同撐起世界不可承受之重。

當「有用主義」（Ableism，又譯「健全主義」）將一個生命的價值建立於其運轉正常的身體與心智功能，由此建構出圍繞著殖民與資本主義空轉的窮忙疲乏社會，少數性別、族裔與殘疾者在此系統結構下常同樣淪為被壓迫者。瓜達盧佩·馬拉維拉（Guadalupe Maravilla）帶著

祭壇般神聖與華麗世俗的雕塑系列「疾病發射器」，結合現成物、藥材、植物、樂器與溯源中美洲古老神話儀式的精神療法。藝術家自幼年逃離祖國薩爾瓦多的內戰，又在青年時期罹患結腸癌，他因此深信創傷與疾病的交織構成，創作成為他無法迴避的療癒之路，並積極透過教學與社區行動，抵抗至今仍根深蒂固的移民體制暴力。

失能與瘋狂的榮耀與團結

你不需要被修復，需要被修復的是這個世界。——喬安娜·賀德瓦（Johanna Hedva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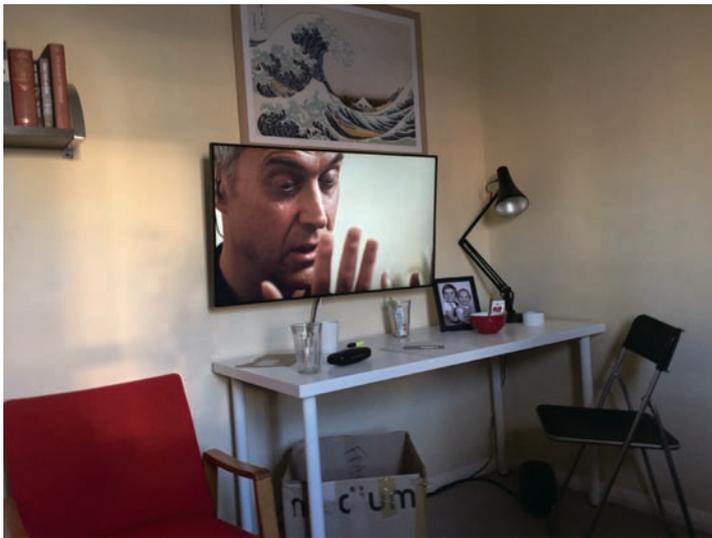
以下僅分享幾個筆者在去年的歐洲行中，從數個節慶、機構展覽與雙年展接收關於殘疾認識論的共鳴，儘管零散、邊緣、無法

系統化，在戰亂、疫病等重重危機包覆的世界，其聲響微弱卻穿透迴盪。

伊斯坦堡雙年展的刊物《Crip Magazine》是藝術家伊娃·艾格曼（Eva Egermann）編輯的報紙，集結藝術家、作家、學者與行動者的文章與訪談，以「殘疾」（Crip）為刊物名稱，是為翻轉這個曾被汙名化的指稱，以此解放受到資本主義框架的身體。刊物封面是烏克蘭唐氏症藝術家葉夫亨·霍盧賓采夫（Yevhen Holubientsev）在躲避俄羅斯戰火轟炸期間畫下的洋甘菊，刊物中有藝術家喬·史班斯（Jo Spence）記錄自己與乳癌搏鬥歷程的照片，有向自閉症部落客梅爾·巴格斯（Mel Baggs）致敬之訃聞，許多文字



馬可斯·戈登 (Marcus Gordon) 執導的〈導演們：馬可斯〉於倫敦邱吉爾花園的社區放映院播放



露西·丹普斯特 (Lucy Dempster) 執導的〈導演們：露西〉於倫敦邱吉爾花園內一間住宅的臥室播放

訴說著疼痛、驕傲，還有一封藝術家阿拉亞·拉斯德札爾姆倫索 (Araya Rasdjarmrearnsook) 與流浪狗交換生命的死亡請願信。

在維也納現代藝術博物館 (mumok) 去年年底的「改變」一展中，展出卡洛琳·拉札德編輯一本名為《無障礙的藝術：承諾與實踐》

(Accessibility in the Arts: A Promise and a Practice) 的刊物，此由紐約藝術家組織 Recess 委託製作的刊物是提供給小型非營利機構的無障礙指引，裡面詳列失能 (disabled) 人士在文化空間中可能被排除的各種原因與可能的因應方案。

自2012年起於倫敦南岸中心 (Southbank Centre) 推出

的「無限藝術節」(Unlimited Festival) 也是開放配合失能的社會詮釋，邀請各程度失能、聾啞、神經多元與經歷慢性疾病、心理健康等疾患的藝術家參與，透過眾多線上、現場表演、音樂與放映節目，鼓勵普羅大眾對此邊緣族群的認識，活動的教育性質較高。

推動公共藝術多年、享譽全球的藝術組織 Artangel 在2022年9月推出關照思覺失調症的展覽「導演們」，藝術家馬可斯·寇特茲 (Marcus Coates) 的這件同名作品實際上是交給五位思覺失調症患者掌鏡，原本的導演成為演員，為詮釋另類的真實，竭盡所能地去感知落於「理智」之外的種種敘事情境。這五部短片在倫敦市區各種空間放映，無論是藝術家與觀眾都成了另類知識的學習者，無論是學習看似不可能的同理，或是不同的量測真實與建構世界的方法。

在這豐盛的學習探索路途上，「導演們」的場景總提醒筆者，談論者往往是某種形式的特權者，但著名的倡議者塔里拉·A·路易斯 (Tallia A. Lewis) 是這麼定義的：「不需要是殘疾，也可以體會有用主義。」透過積極的感同身受，去打開各種壓迫形式的討論空間——在危機中，我們更需要創造那樣的空間。那一張擁抱疼痛與混亂的孤獨的床，或許就因為某個人拿起攝影機、提起筆、編輯一份刊物，因而連結為星叢般的群島，那值得驕傲的、團結的共同未來，或許就不再只能是日夢。●